

高中中國語文科優化措施—— 課程及評估的規劃與實施(新辦)

(一) 以篇帶書的學與教策略

林學忠

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

以篇帶書—以「故事新編」爲例

神話・歷史・文化與文學敘事

- 神話傳說
- 歷史小說
- 重寫小說
- 二次創作
- 「故」事新敘

故事新編體小說

- 朱崇科(2006)《張力的狂歡：論魯迅及其來者之故事新編體小說中的主體介入》：「以小說形式對古代文獻、神話、傳說、典籍、人物等進行有意義的改編、重整或再寫。」
- Ann Louis Huss (2000), “Old Tales Retold :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and Classical Tradition” :
 - 須具有「挑戰神話傳統與歷史基本定義」的基本精神，解構故事／經典之符碼如何成為文本
 - 人人都可以「接續着」說故事，故事的前文本只是虛構的版本前身，大膽挑戰前人敘事觀點的「合法性」

閱讀文本

- 作品的主題?
- 作品的敘事角度?
- 作品的敘事時間?
- 敘事腔調造成的效果?
- 作者持怎樣的批判意識?



多樣文本的閱讀

新意念、新價值的建構



故事新編體小說

- 江江明(2012)：
 - 對歷史的特殊批判性，同時批判「歷史小說」的敘事模式傳統
 - 文化／傳統批判反思，瓦解原始古典的宏偉敘事，重構人文／歷史典型
 - 重新「定義」與「製作」故事，大膽質疑，無需求「證」
 - 嫁接中西古今，暢所欲言，建構專屬個人版本的「現代」傳說／故事

舊瓶新酒下前文本閱讀與新文本的製作

- 題材類型
- 情節結構
- 情景描繪
- 人物形象
- 思想主題
- ……等層面

文本互涉 (互文性)
文本重寫

哲人的消解：莊子

《莊子·至樂》節錄：莊子論人生的種種勞苦

莊子遇髑髏故事：

莊子之楚，見空髑髏，髑髏有形，擻以馬捶，因而問之曰：「夫子貪生失理，而為此乎？將子有亡國之事，斧鉞之誅，而為此乎？將子有不善之行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，而為此乎？將子有凍餒之患，而為此乎？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？」於是語卒，援髑髏枕而臥。

夜半，髑髏見夢曰：「子之談者似辯士。視子所言，皆生人之累也，死則無此矣。子欲聞死之說乎？」莊子曰：「然。」髑髏曰：「死，無君於上，無臣於下，亦無四時之事，從然以天地為春秋，雖南面王樂，不能過也。」莊子不信，曰：「吾使司命復生子形，為子骨肉肌膚，反子父母妻子、閭里、知識，子欲之乎？」髑髏深矚蹙頰曰：「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？」

(漢)張衡〈髑髏賦〉的擴寫

其他：
三國曹植〈髑髏說〉、呂安〈髑髏賦〉、金代趙秉文〈撻蓬賦〉

(前略)

平子悵然而問之曰：「子將並糧推命，以天逝乎？本喪此土，流遷來乎？爲是上智，爲是下愚？爲是女人，爲是丈夫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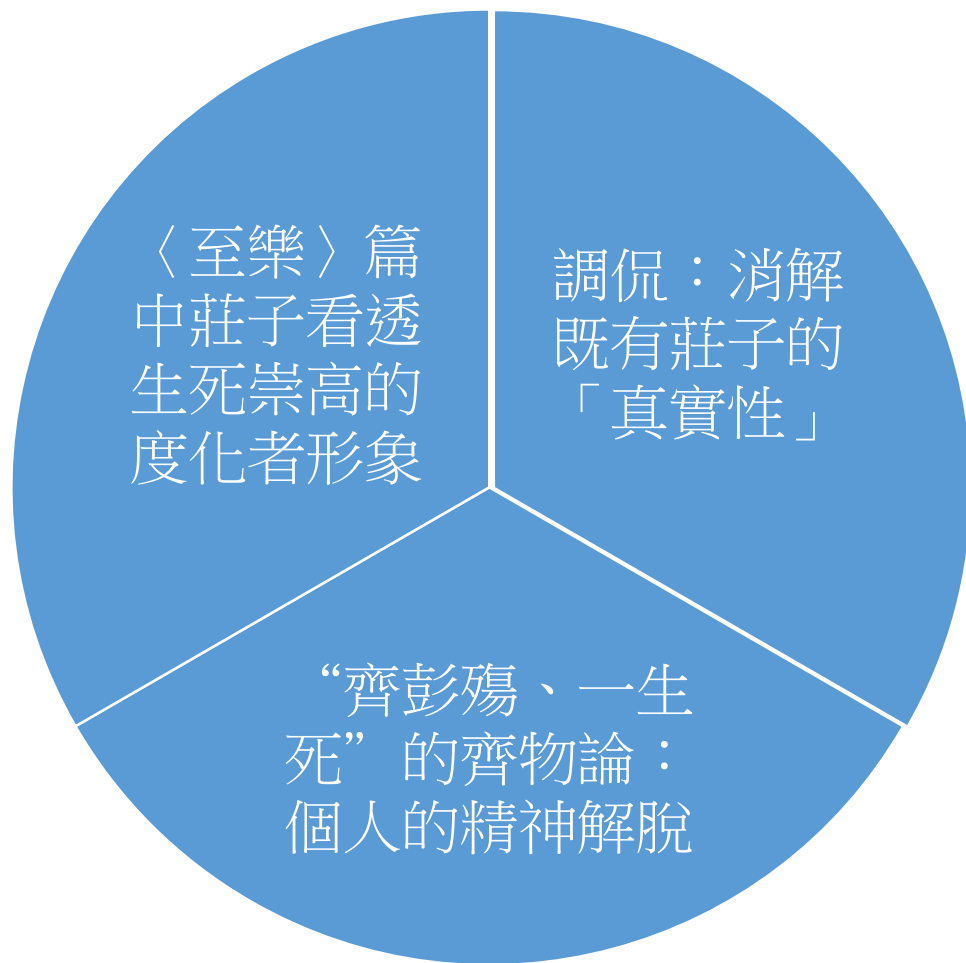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肅然有靈，但聞神響，不見其形。答曰：「吾，宋人也，姓莊名周。遊心方外，不能自修。壽命終極，來此玄幽。公子何以問之？」

對曰：「我欲告之於五嶽，禱之於神祇。起子素骨，反子四支。取耳北坎，求目南離；使東震獻足，西坤受腹。五內皆還，六神盡復。子欲之不乎？」

髑髏曰：「公子之言殊難也。死爲休息，生爲役勞。冬水之凝，何如春冰之消？榮位在身，不亦輕於塵毛？飛鋒曜景，秉尺持刀。巢許所耻，伯成所逃。况我已化，與道逍遙。離朱不能見，子野不能聽。堯舜不能賞，桀紂不能刑。虎豹不能害，劍戟不能傷。與陰陽同其流，與元氣合其樸。以造化爲父母，以天地爲牀褥。以雷電爲鼓扇，以日月爲燈燭。以雲漢爲川池，以星宿爲珠玉。合體自然，無情無欲。澄之不清，渾之不濁。不行而至，不疾而速。」

於是言卒響絕，神光除滅。顧盼發軔，乃命僕夫，假之以縞巾，衾之以玄塵，爲之傷涕，酹於路濱。

給讀者「真實」的莊子印象



→ 延伸閱讀魯迅的《故事新篇》

魯迅〈起死〉(1935年12月)

- 《故事新編》小說集最段一篇，也是魯迅的最後一篇小說。
- 魯迅1934年翻譯的西班牙作家巴羅哈(Pío Baroja y Nessi, 1872-1956)的《少年別》(*Adiós a la bohemia*): 「用戲劇似的形式來寫的新樣式的小說……這一種形式的小說，中國還不多見，所以就譯了出來。」

內容梗概

1. 莊子遇髑髏，為復生髑髏而分別與鬼魂、司命大神論辯
2. 莊子與起死回生的「野蠻」漢子論辯
3. 巡士為莊子解圍，卻被漢子糾纏不休

參照：(明)杜蕙《新編增補評林莊子嘆骷髏南北詞曲》、(明)王應遴雜劇《逍遙遊》

人物

- 莊子
- 從髑髏復活的楊大
- 鬼魂
- 司命
- 巡士
- 巡士口中的隱士局長

「齊生死」哲學思想的戲擬

- 鬼魂——莊周，你這糊塗蟲！花白了鬍子，還是想不通，死了沒有四季，也沒有主人公。天地就是春秋，做皇帝也沒有這麼輕鬆。還是莫管閑事罷，快到楚國去幹你自家的運動。……
- 莊子——你們才是糊塗鬼，死了也還是想不通。要知道活就是死，死就是活呀，奴才也就是主人公。我是達性命之源的，可不受你們小鬼的運動。
- 鬼魂——那麼，就給你當場出醜。……

人物戲擬：莊子的形象的消解與俗化

- 莊子——楚王的聖旨在我頭上，更不怕你們小鬼的起哄！（又拱兩手向天，提高了喉嚨，大叫起來：）
至心朝禮，司命大天尊！
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張。
趙錢孫李，周吳鄭王。馮秦褚衛，姜沈韓楊。
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！ 敕！ 敕！ 敕！

南朝蕭梁劉勰《滅惑論》：「案道家立法，厥品有三：上標老子，次述神仙，下襲張陵。」

北周道安《二教論》：「一者老子無爲，二者神仙餌服，三者符籙禁厭。」

人物戲擬：莊子形象的消解與俗化

- 莊子——大神錯矣。其實那裏有什麼死生。我莊周曾經做夢變了蝴蝶，是一隻飄飄蕩蕩的蝴蝶，醒來成了莊周，是一個忙忙碌碌的莊周。究竟是莊周做夢變了蝴蝶呢，還是蝴蝶做夢變了莊周呢，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弄明白。這樣看來，又安知道這髑髏不是現在正活着，所謂活了轉來之後，倒是死掉了呢？請大神隨隨便便，通融一點罷，做人要圓滑，做神也不必迂腐的。

語言的戲謔

「油滑之處」

- 魯迅自己在序言中對書寫意圖的詮釋：「因為自己的對於古人，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，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。」
- 「變形」、「荒誕」、「想像性」、「諷刺性」……

神話／歷史英雄的消解：后羿

后羿射日，嫦娥奔月→鲁迅〈奔月〉（1927年1月）

- 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

逮至堯之時，十日並出，焦禾稼，殺草木，而民無所食。猥独、鑿齒、九嬰、大風、封豨、脩蛇皆為民害。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，殺九嬰於凶水之上，繳大風於青丘之澤，上射十日而下殺猥独，斷脩蛇於洞庭，禽封豨於桑林。萬民皆喜，置堯以為天子。」漢高誘注：「十日並出，羿射去九。」

- 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：

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恒娥竊以奔月，悵然有喪，無以續之。

- 李商隱〈嫦娥〉

雲母屏風燭影深，
長河漸落曉星沉。
嫦娥應悔偷靈藥，
碧海青天夜夜心。

后羿射日，嫦娥奔月→鲁迅〈奔月〉（1927年1月）

- 「嫦娥奔月前史」：英雄形象的消解——老而無用武之地
- 寫在寂寞之前：嫦娥為什麼出走？
——后羿的英雄末路
- 后羿的「偉大任務」：從射日、射猛獸到為口奔馳
- 懷緬過去，路徑依賴一老人？

「番外篇」的思考：嫦娥

- 東漢張衡《靈憲》收錄的奔月情節：「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，姮娥竊之奔月，將往，枚筮之于有黃，有黃占之曰：『吉。翩翩歸妹，獨將西行，逢天晦芒，毋驚毋恐，後其大昌。』**姮娥遂託身於月，是為蟾蜍(蜃)。**」
- 嫦娥選擇奔月的評價問題→寂寞／化作蟾蜍→規訓與懲罰→父權視角

番外篇的思考：逢蒙

- 后羿與逢蒙

- 魯迅與高長虹

文化反思

- 理想歷史人物：哲人與英雄
- 形而上精神的嘲弄：「心性工夫」的失敗
- 諷刺神聖，解構崇高
- 俗世物質需求的現實

莊子試妻故事

- 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。惠子曰：「與人居長子，老身死，不哭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！」莊子曰：「不然。是其始死也，我獨何能無概然！察其始而本無生，非徒無生也，而本無形，非徒無形也，而本無氣。雜乎芒芴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，今又變而之死，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。人且偃然寢於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，自以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」《莊子·至樂》節錄

小結：讀出新世界・新視野

- 滾雪球與舊瓶新酒
- 顛覆成說：讀經典而後消解經典，對經典／故事等前文本「不存在的真實」的還原現形！
- 眾聲喧嘩：把握故事新篇「反抗」精神下的反省與創作特點，思考故事新編體如何突襲「真實」的「傳統」，拆解前文本，建構「反神話」或「反歷史」之另類典型，以展現其特殊美學視域。
- 「再造」經典：經典文學/文化閱讀的解構與當代「文學重寫」

實踐：學海航行靠舵手

- 教學主題
- 類書(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等)與當代數據庫的充分利用
- 選篇／書的考量
- 時間
- 相關學習活動的延伸與拓展
- 學生的興趣(腦筋大開發)與能力
- 分組閱讀不同的故事改編(最好是同一主題)→分享，討論，反思
→仿作